

向黑櫻

黎白 著

红军呀



红军伢 (上、下集)

作者 向黑根 黎白

责任编辑 晏方

装帧设计 赵小贤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4.5印张 30万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10000册

ISBN7—80570—069—9/I·31

定价: (上、下) 5.60元

序

向黑樱同志是我的老战友和亲戚。从1934年以来，我们在红二军团、红二方面军、八路军120师一起并肩战斗了几十年。十年浩劫中，他和我都遭到了残酷迫害。他比我小几岁，却先我而去，每当想起他，心情总是很沉重的。黎白同志也是少年时期参加革命，从事部队工作和文艺工作几十年，与黑樱有很深的友谊。他们多年前合作写出了这部小说，现在终于和读者见面，是很使我高兴的。

这部小说当然不是历史，一些情节也不是历史的真实，但是，却有着许多历史的痕迹。这部作品是写给青少年读的，我认为老、中、青都可以读。它反映了当年革命斗争的一些侧面，能够使今天的读者了解到革命斗争的激烈、艰巨、革命者的坚定、勇敢；了解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，我们的胜利得来是很不容易的。因此，更应该热爱我们祖国、更应该热爱我们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这是一部写得很动人的小说，我相信读者是会有兴趣看得下去的。

廖汉生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北京



向黑櫻 黎白

目 录

第一部 山里的枪声 <上>

一 迎春比武.....	3
二 衙门里的宴会.....	16
三 险峰激战.....	26
四 天 门 寨.....	40
五 金 银 坪.....	54
六 爸爸挨打.....	62
七 妈妈下山.....	76
八 深山里的战斗.....	92
九 阴 谋.....	106
十 中 计.....	114
十一 拷 问.....	128
十二 血海深仇.....	146
十三 夜.....	156
十四 刀光闪闪.....	171

第二部 湖里的枪声

一 红 军.....	185
二 湖心里的枪声.....	208
三 钓 鱼.....	223
四 再见，红军.....	233

第三部 城里的枪声 <下>

一 长江滚滚流.....	243
二 上海滩的吼声.....	255
三 家.....	266
四 拳 头.....	275
五 炮声隆隆.....	290
六 情况紧急.....	304
七 咬 紧 牙.....	318
八 尾巴、追吧.....	341
九 魏玛莉来了.....	345

第四部 城里的枪声

一	又是一种生活.....	358
二	归 队.....	374
三	怪 人.....	385
四	并没有放松.....	404
五	险 哪.....	411
六	敌人有眼睛.....	419
七	小楼里的秘密.....	431
八	锄 奸.....	441
九	迎接新的战斗.....	456
	后 记.....	458

1247.5

4097

3:1

2012/1/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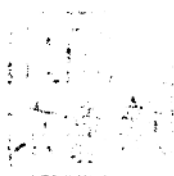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部

城里的枪声



北京圖書館
藏書

B 705177



— 长江滚滚流

黄昏了。江水上辉映着一层淡金色，一浪追赶着一浪，闪出金色鱼鳞一样的浪花儿，像是千万条跳跃龙门的红鳞大鲤鱼戏弄着碧波。两岸的茅屋、树林，在晚霞中闪闪而过。碧蓝碧蓝的天空中，掠过一群群一字排行的大雁。江水尽头好像和天边接连在一起，青淡淡，雾濛濛，浑然一色。古人曾写过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”这样美丽的词句。现在，长江正是这样的美丽。可是，这几位在英国商轮“武穴”号上的旅客的心里，连一点点儿欣赏和赞美大自然的情绪都没有。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像长江的波涛，不尽长江滚滚流啊！

这个新任务可伤透了何英的心啦！离开了刚刚熟悉的红军，离开了战火正烈的红色革命根据地，离开了刚刚相识又是十分亲密的战友和朋友，又离开了军长舅舅，要到白狗子占领的大城市去作秘密工作了。如果何英也能参加真正神秘有趣的秘密工作活动也好啊，不行，连个边儿也沾不上。工作由大人们去干，自己得装扮成一个大肚子资本家的少爷，读小学六年级。要读书，根据地有列宁小学，那是多么好的学校呢，偏偏去念什么白区的小学。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连舅妈，表姨妈都脱下了红军军装，放下了逗人喜爱的小手枪，光着手去白区，何英自己还能有什么话好说的

呢？

何英看着自己这一身打扮，心里就烦透了。头发理得整整齐齐，还擦了油。一身藏青色毛毕几的西服，洋袜子，崭新的黑皮鞋，雪白的衬衣。哼，最腻味人的是脖子上边还扎了个蝴蝶结式的领带，弄得脖子转动不灵，总像是有什么东西塞在嗓子眼儿里似的。这一身打扮，惹得何英冒出三千丈的怒火。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一股劲儿吸气。这可真是“哑叭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啊！”

舅妈穿着黑色丝光缎旗袍，青色英国料子的夹大衣，长筒丝袜子，青缎子绣白牡丹花的皮底窄口鞋，烫着发，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珍珠项练，手指上还有一个镶了大钻石的戒指。这个妆束在何英眼里看来那里能比得上腰扎皮带，皮带上别着伯朗宁手枪，英姿勃勃的女红军呢？姨妈打扮得还说过得去，普通兰色斜襟短上衣，黑色长裙子，黑色长筒袜子，黑色皮鞋，留短发，完全是一副在白区大城市里念书的大学生打扮。这会儿，她们也都是阴沉着脸，紧皱眉头，朝各自的这身打扮直吸冷气。

交通员还是老吴叔叔。他打扮成个阔老板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戴着簇新的灰呢子礼帽，架着黑墨镜，穿着尖头黄皮鞋，手里拿着个文明棍，嘴里叼着只雪茄烟，一走三摇，东瞧西看，文明棍一甩一甩的，那副神气，真像个十足的大坏蛋。

他们接受了到上海白区做地下工作的指示，带着中央分局和军长给中央的报告，离开了红色革命根据地，乘着英国轮船出发了。

他们住在头等舱里，五六只皮箱和阔气的打扮，使船上

的人们都不得不另眼看待。

何英跟着文秀贞、文秀洁姐妹在船舱外，扶着栏杆，看着滚滚波涛的长江流水，心里真是乱糟糟的啊！

文秀贞怔怔地看着闪过去的村舍茅屋，看着茅屋顶上升起来的缕缕炊烟，心里感到一阵阵空虚和寂寞。她怀念着根据地，也担心着军长日夜操劳，是不是睡好了？是不是抽多了烟？会不会已经骑上了枣红马，奔驰在江汉原野，和敌人交锋对垒去了？江面上的阵阵凉风吹拂着她，她感到一阵发冷，习惯地伸出手去，想拉拉军衣的下摆，紧紧腰间的皮带，推推手枪。手往腰间一放，摸到的却是披在身上的呢子大衣。她小心地朝四外看了看，裹紧了大衣，微微叹了口气，扶着盯着江水发呆的何英，又沉溺在沸腾的战斗回忆里去了。

文秀洁更是心情烦闷。她好不容易才被中央分局的书记连说服带压服的接受了指示，脱下了军装，交出了驳壳枪。要让她离开赤卫队总队部，离开她日日夜夜相处的年轻的赤卫队姑娘们，是多么困难啊！革命嘛，指派到那里就只有到那里，坚决完成交给的任务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。可是，这颗心啊，随着天空的雁群，飞向了热火朝天的根据地；随着袅袅炊烟，飘到了赤卫队姐妹们的身边了。她看着远方的树木，仿佛看到一面面鲜红夺目的红旗；听着江水的滚滚波涛，仿佛听到了战鼓咚咚，军号齐鸣，眼前好像是万马奔腾、战歌飞扬。她闭上眼，扶住船上的栏杆，腿碰在铁柱上，才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站在外国人所有的客轮上了，手里握的是栏杆，不是枪柄，脚踏着的是船板，不是苏区的土地。周围站着的是陌生的旅客，不是自己熟悉的赤卫队的

姐妹们了。她急忙擦了擦快要涌出来的热泪，两眼好像是在看着江水，其实却是看到了一片茫茫。

小何英更是一肚子不痛快。他想了一阵舅舅，想了一阵韩猛叔叔穿着红军军装，勇猛冲杀的样子，又想了一阵好朋友小虎，哦，他这会儿一定在吹着冲锋号呢！红军战士们在小虎的军号声中，冲向了白狗子！他又想起英勇牺牲的妈妈，小妹妹……真是一阵阵伤心，一阵阵难过。可是，彩霞、飞雁、波涛、轮船行驶掀起来的浪花，有时候吸引住了他，使他暂时忘了一切烦恼，瞪着一对大眼，沉溺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去了。

太阳终于西沉了。远远的前方黑鸦鸦，雾沉沉，千万盏微弱的灯光，像是数不清的鬼火闪烁，又像是成群的萤火虫在飞翔。江岸的房子也突然多了起来，破旧的木船，一只挨着一只，一些穿得破烂的渔民在船上忙碌着。

何英眨眨眼，朝文秀贞问着：“舅妈，那一片灯光的地方，是上海么？”

舅妈摇摇头说：“是武汉。”

“也是个大城市吗？”

“唔！”

何英又问：“也是白狗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，就让不知什么时候走来的吴叔叔飞快打断了。

吴炳生瞪着何英，急忙摆摆手，低声地：“怎么嘱咐你的？又忘了？”

何英恍然大悟，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。

吴炳生朝文秀贞姐妹低声地说：“武汉是个大卡子。你们不要说话，一切由我来对付。”

文秀贞点点头。

“你可不许再多嘴罗！”吴炳生朝何英笑了笑，拉了拉何英脖子上扎着的蝴蝶领结，“小少爷，听见了没有？”

何英一皱眉，生气地：“什么小少爷，谁是小少爷？”

吴炳生看了文秀贞姐妹一眼，那个意思是说：看吧，弄不好，事情就坏在这小家伙身上了。他拍着何英的手，外人看来就好像在讲着什么有趣的笑话似的：“你现在就是小少爷。不好听也要听，别人这样叫你，你应当满不在乎才行哩。听见没有？”

“我又不是小土豪。”何英满肚子不高兴，真想痛痛快快地发泄一阵。

吴炳生一把抓住何英的手，脸色一沉，十分严肃地说：

“听着，何英。这是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。已经给你反复讲了几十次了。你已经十三岁了，也参加过战斗，经受过一点考验了，要明白道理，绝对不允许这样任性！现在需要你这副打扮，需要你当个小少爷，这也是为了消灭白军，消灭国民党反革命。懂么？”

何英睁大了眼睛，心想，我弄成这么个打扮，和消灭白狗子又有什么相干？

吴炳生明白何英心里想的是什么。他把手一伸，笑着说：

“听着，你不懂得的事还很多。这样吧，我叫你，你要带出笑样子答应。”

何英皱着眉头，不情愿地点点头。

“何少爷！”吴炳生低低地叫着。

“哼！”何英实在没办法笑出来。

吴叔叔摇摇头，不满意地说：“不自然，再来一遍，小

少爷……”

“嗯！”何英闭上眼，咧了咧嘴。

吴叔叔也忍不住笑了，拉住何英的手，低声地说：“革命家就要干什么像什么，学什么会什么。你要好好学着多懂点事，何英同志。”

一声“何英同志”叫得小家伙满心高兴，脸上显出了真正的笑容。

“喂，这样笑才差不多。小英，可再也不许闹别扭了。往后，不顺心的事儿，还多得很呢。闹起别扭，露出马脚，任务完不成，遭些无益的损失，就是对革命犯了罪。敌人也都是长着眼珠子的，不要小看了他们。”吴炳生亲热地拍了拍何英的肩膀，扶了扶自己的礼帽，把文明棍一扬，大摇大摆地走进船舱去了。

何英看着这个资本家打扮的老红军，心里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。吴叔叔的话，明明是满有道理的，就是和敌人面对面的陪笑脸，实在是不甘心。

轮船上传出了一阵汽笛长鸣，武汉到了。

许多旅客，拿着行李，提着箱子，挑着货物，抱着小孩，纷纷下了船。同时，海关的稽查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也都纷纷上了船。在每个船舱里盘问着，搜查着旅客。

头等舱里有不少黄头发，蓝眼睛的洋人。国民党特务部就老实得多了。他们在统舱里检查的时候，是用皮鞋把人们踢起来，用巴掌说话的。到了三等舱，他们是皱起眉头，用鼻子哼哼，用手势说话的。到了二等舱，他们脸上显得平整了，懂得说几句人话了。到了头等舱，他们的眉毛舒展了，脸色和气了，鼻子眼睛挤到一块儿，真仿佛是满面春风，和

蔼可亲了。特别是见了外国人的时候，一股子低声下气的神态。他们轻轻地敲着每间客舱的门，若有外国人搭话，他们连忙用英文道歉，快步走过去。要是里边是中国人，他们便走进去，小心地看看，客气地问问，但是，他们的贼眉鼠眼却不停地四处瞅着。

“呼呼……”文秀贞姐妹的房门响了。

“进来！”文秀贞头也不抬，坐在沙发椅子上，手里拿着英国《泰晤士报》，很随便地看着。

一个穿制服的稽查和两个穿便衣的特务，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走了进来。他们朝文秀贞打量了一眼，鞠了个躬，陪笑地说：“太太，我们是履行公事，随便看看。”

“请便！”文秀贞微微地点点头，放下报纸。英文报纸正摆在三个家伙的面前。

三个家伙对了一下眼色，那个意思是这位太太懂洋文，加几分小心。

“这位小姐是……”稽查躬着腰，满脸陪笑地看了站在一边的文秀洁。

“我的妹妹。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。”文秀贞绷着脸回答着。

“哦，是，是。好学校，好学校。”稽查连连笑着，又朝何英点点头，向着文秀贞，“这位是您的小少爷？”

“我的外甥！”文秀贞似乎是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真聪明，富贵人家的子弟，一看就知道与众不同啊！”稽查讨好地朝何英呲呲牙，眯着眼，甜甜地笑了笑。甜得是那么难看，那么让人恶心，“啊，小少爷，您几岁呀？”

何英咬着嘴唇，忍住火气，冷冷地说：“十三岁！”

在那儿念书，几年级呀？”

“五年级……”何英突然忍不住了，气哼哼地说，“你管不着！”

“小英！”舅妈真急了，瞪着何英。

何英也明白自己不该发火了，可是错误已经犯了，看敌人怎么办吧。

谁料得到呢？稽查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鼻子眉毛往一块儿挤，脸上的笑纹都咧到腮帮子了。他连连点头哈腰地朝文秀贞讨好地笑着说：“太太别生气。有钱有势家里的少爷小姐，没有脾气小的。这是气势，气势！天生就能威镇底下人嘛！好，好，好极了。”

文秀贞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微微露出笑容，朝稽查点了点头。

何英也松了口气，伸出舌头，朝姨妈做了个鬼脸儿。

“太太，再给您添点儿麻烦，请看看船票。”稽查还是陪着笑脸儿。

文秀贞打开手提小皮包，拿出船票，往桌子上一丢。

三个家伙拿起船票看了一阵。一个便衣特务鬼鬼祟祟地打量了她们一阵，笑着问：“太太，您们是从匪区来？”

“什么匪区？”文秀贞冷淡地问。

“您们上船的码头是被匪区包围着的啊？”便衣特务皮笑肉不笑地说。

“那么，你看我们就是‘匪’罗？”文秀贞抖了抖呢子大衣，从沙发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脸上冷冰冰带着怒容。

便衣特务连忙解释着：“不，不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凭您们这个身份，共匪要是捉住你们，早杀掉了。请问，您